



黄河水富宁夏。祁瀛涛 摄

白露

1

昭苏天马朝天嘶鸣了几声，白露就来了。沐着秋日晨光，沙希尔解开拴在木桩子上的马缰绳，拉着枣红马准备出门。解缰绳的一刻，附在缰绳上的一层露水将他的手指温透，也将横侧马颈一边的乌黑鬃毛浸透。套好马鞍，束紧马镫，沙希尔跃身上马，扬鞭策马朝夏塔牧场奔去。夏牧场就在坡对面，哈萨克汉子沙希尔每天清晨都会骑马过去放牧。从毡房到夏塔，四蹄飞驰的枣红马已将从春到夏的日子嘶鸣成荡谷回响的熟悉，也将布满青草的山坡山谷呼啸成浩瀚无垠的苍穹。白露不期而至的清晨，驮着沙希尔的枣红马用飞奔的四蹄将草皮上的露水一一溅起，也将伏落在牧草上的秋光一一溅起。顺着马蹄飞踏过的草皮，一只只长着翼翅的黑蚁趁机抖落满身的晨露，狠命振翅朝起飞。它们逐渐抖干翅膀，成群结队地撵着马儿飞。飞驰的马顾不了这些，沙希尔也顾不了这些，他们一路飞驰，把风甩到背后，把黑蚊甩到背后，也把一大截的秋光甩到背后。

沿着夏塔河谷走，从春到夏的美好日子早早爬上了山坡，爬上了峰峦，爬上了巍巍屹立的莲花山冰川。望着夏塔河水，骑着马的沙希尔半露着的胳膊有些清寒。他与枣红马已经来来回回地把夏塔河谷走了个遍，也把白露前后的日子走了个遍。但他并不清楚那一天是哪一个节气，也不明白哪一个节气到底有什么。沙希尔和夏塔河谷周围的花草树木一样，最熟悉平常日子里的冷与热、长和短、白与黑、饿与饱，却搞不清春夏秋冬的分界在哪里。在夏塔河谷，一年四季可长可短。一场风吹来，露出嫩芽的雪岭云杉就把春缓缓送来；一场雨下来，夏塔河潺潺流淌的雪山融水就把夏带来。等到半山坡的秋草蓦然蜷缩、悄然枯黄时，一个白露粘附的早晨就把秋送来。至于冬，就是一场突如其来暴风雪封堵住的路。任由沙希尔们怎样的跋涉，怎样的转场，齐腰深的大雪总会把一冬的路途死死封堵。倾泻在夏塔的河流里、草坡上、山谷间，四季变得有些凝固，又有些撕扯，并不分明地流落在昭苏天马、草原雕、纵纹腹小鸮的眼睛里，也晃晃悠悠地抹平在半空的流云里。

在夏塔，没有谁把日子掐得那么准，也没有谁把四季端详的那么细，更没有谁把走过的路说的那么难。有记忆的光阴里，多半的行走都活了个大概，也用大概的方式把很多事情晃走，把很多时光晃丢。就像一个陌生人问挤马奶的阿娜尔大娘多大了一样，一听年龄会吓一跳。阿娜尔大娘停下挤奶的手，抬头看看天空，再看看远处的草原，随口回答已经180岁多了。阿娜尔大娘知道自己有多大或多老，谁问她，她就看看天空看看草原顺口说一个数字：180岁了。看着阿娜尔大娘，眼睛不花，耳朵不聋，还能抓着沙希尔的手给他安顿很多事儿很多活儿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年龄？谁都知道，这个年龄是个大概数。不管实岁还是大概，阿娜尔大娘的每一天都是高兴的。她拉过马坐在马后腿一侧贴马腿双手上下挤奶时，嘴里呢喃自语的表情是高兴的；看着有人来到毡房前哈噜哈噜说一些，她听懂听不懂都会微笑地把客人请进毡房、倒上马奶酒让喝的样子是幸福的。阿娜尔大娘不会因为刮风下雨就起了惆怅，也不会因为牛羊走丢就心生忧伤。山那么大，河那么长，一惆怅，高山会阴郁；一忧伤，夏塔会断流。望着辽阔起伏的大草原，阿娜尔大娘的每一天都是笑意盈盈的。一刮风，阿娜尔大娘朝着远远的山谷喊几声，一队马群就会循着她的喊声往回跑。一下雨，阿娜尔大娘朝风拍拍双手，几只小马驹子就欢欢快快地跑回来，齐齐把头伸进毡房门口任由阿娜尔大娘抚摸。一抚摸，白露后的马驹快速长大，并在逐渐金黄的草原上飞驰成另一个自己。

在夏塔，在昭苏，在喀拉峻，在那拉提，马是人的一部分，人是马的一部分。人和马，谁也离不开谁，谁也忘不掉谁。从处暑到白露，渐渐断乳的母马会因乳汁增多肿胀乳房，眼巴巴地央求主人用挤去乳汁减轻疼痛。而人喝了马奶，就成了马的一个孩子。不论是大人，还是小孩，谁喝了马的奶，马就会把谁看成自己的孩子。在马的眼睛里，喝了马奶的人，要么是自己的小孩子，要么是大孩子，要么是老孩子。不管喝多喝少，只要喝了马的奶，马都会温情地守着对面的人，生怕哪个小孩子、大孩子、老孩子受苦受累，受惊受吓。马的眼里充满温情，马的天性里流淌亲情。在天山南北草原上的马群里，除了年幼无知的小马驹尥蹶子外，多数的马都会驮着人一路奔波行走，转场跋涉。哪怕道路坎坷，路途漫漫，马也不离不弃，驮人前行。这是马的本分，更是马的品性。谁让之前喝了马的奶，马把人看成了自己的孩子呢？既是自己的孩子，马就义无反顾地伴随终生，无怨无悔。

沙希尔骑着枣红马守在夏塔河谷。在他的骨子里，跨下的马是他的双腿，是他的另一半生命。而他，是马的上半截身子，是马的另一双眼睛。之前的若干年，沙希尔的祖父骑着一匹枣红马赶着牛羊转场时，一场暴风雪封堵住了所有的路，连人畜困在了山里。是那匹枣红马凭着一股子劲冒着风雪驮着老沙希尔、带着一群牛羊一步一步走出困境，走到冬牧场，让一家子的人和牛羊安全转场。那场暴风雪，让老

特克斯，有我的一次吃梦与经行。

一年好景君须记

◎ 史振亚

路过察布查尔，一半时光蜷缩成秋草，一半时光吹散成秋风。

半空里，一只草原雕趁着夕阳振翅盘旋，想在追捕一只鼠一只兔一只鸟的俯冲中，留下一道可以铭记也可以流传的痕迹。站在山坡上，一群牛抖动着双耳，摇摆着尾巴，憨厚地驱逐飞舞的牛虻蚊蝇，不时把半面山坡惊晃。几群天马踏着轰隆隆的大地声音，从不同山坡沟谷奔驰而来，一遍遍地把夕阳抹红，也把秋草惊动。还有一群羊，静静卧在雪岭云杉下的毡房旁，不惊不惧地看着坡底下的影子来来往往。对于来来往往的身影，马不在意、牛不在意、羊不在意，草原雕也不在意。谁从它们的视野里掠过，无非是一道影子倏然而去。倒是长了翅膀的黑蚁成群结队飞扑而来，追逐着一道道影子四处乱跑。蜷缩在秋草夕阳之间，那些着急慌的影子迟迟早早会被隐没的秋光隐没，也会被盘旋的山鹰盘旋。

一匹昭苏天马站在一辆车上，迎着一路秋风沿山盘旋。早先，沙希尔骑着它从山谷奔向山坡。现在，沙希尔拉着它四处晃荡，去看更远的远方、更宽的草原、更多的同伴。它的乌黑鬃毛迎风飘扬着，眼睛也在风中半眯着。从一座山盘旋到另一座山，从一道岭盘旋到另一道岭，昭苏天马没有半点惊惧，相反持着一份矜持，把察布查尔沿途以及白石峰的高度一一抛落在身后。穿过一道道山岭时，沿途的牛抬头看了看它，沿途的羊抬头看了看它，沿途的草也抬头看了看它。看了一阵儿，又分别低头朝着自己的方向走了。时间把它们长大，也把它们放下。它们只能摸着来时的方向，把时光长成自己。它们不会计算时间的长久，却会沐着晨光夕阳把一天的肚皮吃饱，把一天的草原亲遍，再一天天的把孩子带好。在伊犁河谷，牛、马、羊的春夏秋冬散落起伏在漫山遍野的牧草里。哪片草绿了，就是春来了；哪条河涨水了，就是夏到了；半坡的牧草杆子硬了、叶子黄了，就是一场秋来了；至于冬天，一场暴风雪的降临足够铭记终生。看着一大片的时光痴迷漫地晃荡在峰峦间、半山坡、草甸上，牛不说，马不说，羊不说，只是低着头颅，探出嘴唇，贴着地皮，一遍遍地卷食牧草。偶尔仰起头，忽闪忽闪眼睛，抖动抖动耳朵，摇摇晃晃尾巴，一个大概的季节就分散了。

想起一段天马行空的日子，时光是什么？是那些发黄的草，是那些长大的树，是那些高耸的山，是那些空旷的草场，是那些起伏辽阔、逐渐压埋住夕阳的哈萨克牧歌。

至于谁来丈量，谁来揣摩，就让沙希尔趁着黄昏骑着昭苏天马一路飞驰。

3

夜深了，森林掩住了路，也掩住了梦。

旁边，特克斯河淙淙流淌着，将夜空里的星光一一翻滚。漆黑夜里，草色看不见，神情看不见，只能闻见缕缕的林间清寒。秋风顺着特克斯河两侧的森林斜斜吹来，轻轻的，盈盈的，把披纱的肌肤一点点漫润。此刻，特克斯化成了河谷，化成了森林，化成了草原，化成了夜色。沉睡在八卦城，每一个梦境慢慢长成石头、长出青草、长宽河流，哗啦啦地追着星光奔跑。偶尔睁开眼，几盏枯灯静静地散放着微光，将梦境之外的暗色一一驱逐，也将内心之外的杂乱一一驱逐。

没有谁轻轻想起，也没有谁轻轻呼唤。白天里，从簇的点地梅深情张望着天空，张望着云彩，没有丝毫的幽怨与哀愁。走了一路，沿途一一远去。每一次穿行，每一次亲临，都会让时光长成一丛一丛的草，开出一朵朵的花，斜成一面面的坡。即便是不经意的重逢，也在许久不见的缄默中叫不出熟悉的姓名。趁着夜色，天山西部的草原重新起伏，试图在一片白露秋霜中把倒下的秋草扶起，把走丢的牛羊叫回，把驰骋的马逐一转场。那些不曾谋面的云雨只要不落在梦里，就能借着黎明前的曙光，把特克斯的面孔全部看清，也能把我走过的路一一记住。

我想，梦里看见的八卦城终究会在特克斯河的流淌间，缓缓淡去我的记忆。但在下一个太阳升起的清晨，特克斯的姑娘会让我在跟随中把一草一木的行踪说清，也能把一路的追踪搞明。即便我们在后来的相逢中，默默发现彼此不再熟悉，也不再欢欣，我的梦也会沉沉实实地做在特克斯、留在特克斯。

五月，牡丹开了。

睁开眼，第一朵牡丹缓缓从手机微视频间撑开蓓蕾，渗出羞涩而微嫩的粉红，细看，裹在外层的花瓣沾着丝丝露水，也沾着层层欲言又止的晨曦。尽管没有见证第一朵牡丹的花开，但在五月的宁静里，含苞待放的清新依然漫漫久远的期待，也漫漫岁月不可阻挡的生命轮回。

已是春夏交替时节，那朵名为紫斑的牡丹含苞在清晨里，掩映在丛簇间，并以半带微笑的方式携着一场梦呓开启新的花期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它的盛开将在五月引爆一场群芳争艳的热烈，也将在繁花落尽之后缀满一大片或欢或抑的心情。此刻，历经多年培育的牡丹已经稳健扎根、茁壮成长。它的脚下应该是牡丹迁徙最惬意的北方，应该是牡丹扎根最密的地方，也应该是牡丹一路追寻最魂定的故乡。即便是一只不知名的蜜蜂，也会趁着苏醒过来的兴奋觅着花香振翅而来，然后拖着饱满花蜜乘兴而去。曾在枝头蹲守许久的伯劳，此刻也已结伴双飞，不断用嫩小机灵的身影飞掠清晨的幸福，并用欢快鸣啾迎接新生活的降临。还有奔波了一路的家燕，翩跹飞舞在粉红牡丹园、青青麦田间，轻快悠然地收拢属于自己的晴天。

五月牡丹开，天地幸福来。

抬眼看看晨曦，推窗听听鸟语，缕缕花香停驻心头，也将五月深情款款传递。赏牡丹、读诗文、工笔画……静立牡丹前，此世间没有哪朵花儿能胜过牡丹，也没有哪朵花儿能比它更加国色天香。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”“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”……诗句里的牡丹灼灼其华，直把天地生命深情眷恋。想想牡丹滋润万年的大地流芳，念念冠誉千年的美名流传，神蕴华夏的姚黄魏紫怎能不“国色天香”？

追寻一段久久长长的记忆历程，含苞了的五月牡丹并未完全盛开，只是借着氤氲地气鼓足了心力、积蓄了憧憬，静静等待立夏一刻全部开放。它的盛开不孤单，丛丛簇簇、朵朵相依，仿佛

牡丹



跋涉一路的相互陪伴；它的神色也不茫然，红黄洁白、波澜如海，仿佛蝶梦思恋起舞翩翩。很显然，一朵牡丹的本心不在一时一地的花开花落，只在繁花怒放时的芬芳尽吐、纵身驰骋。追寻散布宁夏山川的各色牡丹品种，可能是河南洛阳的牡丹，可能是沂蒙菏泽的牡丹，也可能是关陇秦地的牡丹。从北纬34度的湿润地带迁抵北纬38度的贺兰山下、黄河岸边，一朵朵牡丹跋山涉水，百回千转。它们过黄河、跃高原、穿关陇、至塞上，以一冬又一冬的冰雪覆盖、一春又一春的低寒侵袭、一夏又一夏的烈日暴晒、一秋又一秋的寒霜浸透，终于迁徙落定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，不知经受了多少曲折与磨难。不论它们来自哪里，枝繁叶茂、花开富贵的背后，是说不尽的迁徙辗转，是道不完的把心抱。想它们繁盛开放的样子，谁能知道一朵牡丹的微笑该漫含多少岁月的熬煎、该漫透多少揪心的挂牵？对于一朵牡丹，迁徙奔波的不仅仅是一粒种子的传奇故事，不仅仅是一根植株的顽强抵拒，也不仅仅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守望、意志与意志的倔强。能挺过一年又一年的风霜雨雪，一朵牡丹的迁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，而协助它完成使命、创造奇迹的护花使者更显意义，也更令人敬仰。毕竟，“草木同心”的深情令人魂牵梦系……

牡丹属芍药科，但又不似草本的芍药那样，只需宿根入地休眠就可度安度一冬。多数的牡丹得挺直腰杆迎寒风、抗冰雪，用硬挺的木本身躯度过低温环境的适生考验、命运抉择，然后才能涅槃重生般地发出大地最灿烂的生命悟语。一辈子钟情牡丹的欧阳修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记载：“种花必择善地，尽去旧土，以粗土用白芨末一斤和之，白芨能杀虫，此种花之法也。”其中的“善地”，成就了牡丹之生，也成就了牡丹之义。于钟情者而言，牡丹是爱之心魂、情之根本，也是生之希望、命之力量。择“善地”以植，牡丹则活；结善心以缘，牡丹则盛。可往往，天下诸事“不如意者常八九”，一路迁徙的牡丹亦与人一样，多半历经羁绊曲折，也溢满苦难波折。无数次，一朵牡丹的迁徙辗转犹如向死而生——因为择善，一路坎坷；因为绚丽，一路执着；因为痴情，一路眷恋。那份深藏骨子里的不卑不亢、不屈不挠，让牡丹宁可独立群芳，也不轻易哀怨；宁可傲然挺立，也不轻易改变。

想想迁徙路，思思花开时，一朵牡丹承受的思遇之苦不亚于佛家“八苦”之一的“爱别离苦”——爱得越深，思得越切；别得越久，苦得越重。曾以毕生之力弘扬中华佛法的星云大师言说世间万物的好与不好时，借用牡丹喻导众生：观念可以改变一切！并借此劝喻人们捐弃前嫌、同心同向，以一花之德圆满人生功业。对于一个人，观念向好，即便牡丹花儿凋落，也是“富贵无比”的福报，也是心手相携的夙愿。

一花一世界，一木一本心。抵至“富贵无边”的境界，人生一场，聚散离合犹如牡丹花开花落。看着牡丹花儿，相逢即是微笑，相知即是幸福。能否长长久久、悠悠我心，无非有我无我之间的一念之差，也无非天人合一之际的彼此信心。彼此欢喜、彼此希望、彼此方便，就像古云：“敬人者，人恒敬之；助人者，人恒助之”一样，且行且珍惜才是顶顶重要的相逢相知。可在这世上，有多少人能心知一朵牡丹的芬芳与深苦，又有多少人能珍惜一朵牡丹的眷恋与深情？五月牡丹如期盛开，魂牵梦系的深情眷恋何止是爱？何止是苦？因爱而苦，苦得其所；因苦而爱，爱得其所。人间如此，花间也如此，所谓“爱别离苦”，无非一种解脱、一种铭醒、一种锥心入骨般的透彻、天地同心，方能“一意平生”。而在世世间，又有多少人能于牡丹花开之间“一意平生”？又有多少人能于花落之际潜默守候？

除了牡丹，无谁能及！

轻轻走向晨曦，从簇含苞的牡丹花开始舒缓绽放，以一朵花的方式温暖五月、滋润五月，也让重来的季节生机焕然、万物生长。回溯更为辽阔的往昔，芸芸众生慕花而来，赏花而静，无非撇开尘埃已久的眼睛，无非涤净尘封已久的心灵，也无非用花儿的芬芳重绽精神，于花儿的世界再燃激情，让卑微生命于天地一朵花儿的傲然释放间重拾生的信心、重现生的光明。若不然，天南海北的人怎么会视牡丹为“国色天香”，又怎么会因牡丹而“富贵无边”？大概，心同此物、情寄此木的眷恋总是让人逐渐沉淀一生的执念。穿越一朵牡丹的人间史，西汉的司马相如倾心过，大唐的刘禹锡咏叹过，倾国倾城的武则天痴迷过……人间万事几度夕阳，梦中牡丹几度芬芳？对花而视，向花而语，一花之间的千姿百媚绝非一刻就能拥有，必得朝夕相伴、精心呵护才能换来一缕花香，必得千寻万觅、千耕万耘才能换来一地芳华。

五月牡丹接续绽放。它们或寄于房前屋后，或簇于半崖斜坡，或沃于梯田高原，或盛于花乡田野，用一梦觉醒的集体意志舒然伸展，将一双双眼睛迷离，将一颗颗心灵迷惑，也将一片片故土迷漫。它们的样子如同向天轻语、向天而歌，一层层、一瓣瓣、一朵朵地吟唱久别重逢后的欣喜，也在一天天、一月月、一年年的柔情守候中感恩梦成真的喜悦。

五月，牡丹花开在晨梦里，也开在唯一不变的憧憬里。亲吻一朵牡丹花，心会安静；吸吮一缕牡丹香，魂会安定。

天地一牡丹，且行且珍惜。



沙湖湿地美景如画。祁瀛涛 摄



又是一个丰收年。



史振亚 宁夏作家协会会员。1973年6月出生于宁夏灵武，1996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，1996年7月参加工作，先后在灵武一中、灵武广播电视台、灵武市委宣传部、吴忠市委宣传部、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、自治区林业厅、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工作。现就职于宁夏农垦集团。出版有个人文学作品《心灵界限》、24节气生态散文随笔集《大地图章》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

